

梅亭四六標集

宋徽

庫文閣内	
函架	重三五
冊	一七四二
號	一七四二
特	四十一
類	漢書

合北鼎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742
冊數	19 (1)
函號	3 5

重 3 - 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一

言時政

上史丞相

嘉定丙子

新寧城書藏

索長安之米擬就辟書伏光範之門尚干賓謁特
有惓惓之意未敢察察而言輒以萬分寫之四六
儀圖愛助此周人待山甫之情翁受敷施亦虞舜
舉臯陶之意他無求者公幸聽之竊惟國家間暇
之時當思文武長久之術况外夷之雲擾貴內治
之日嚴詎云行李之通可緩包桑之慮國虛難動
民困易搖豈待謀國之數公知諱用兵之兩字然

能應則乃可謂定故欲翕者未始不張今徒千里而畏人未思四境之不治一氣先竭百為弗開羣材付之乍佞以乍賢正論聽其自鳴而自息耳目之受既狹心腹之委亦偏為赤子為龍蛇未始得敵情之實以皮幣以犬馬但云量事力之宜軍籍既隱於蔽蒙將材又阨於媚嫉舟師未練馬政不脩鑿斯池築斯城豈可無九攻之具鍛乃戈厲乃刃孰能遏再鼓之衰仰而思之無非事者上作而下不應朝廷每有是言外呼而內不聞郡國亦為此論惟事事備乃可無患言人人殊何以成功周

得上漢得中策將安決蠡治內種治外責恐宜分試考先朝立四總管之謀及觀諸儒分三大鎮之說皆欲取之人望從而假以事權一用孔明陸遜之規模力行鼎錯充國之論議移江上之屯於淮上實關表之粟如關中使權守禦之方漸講招懷之略衆犬方信則養威持重兩虎既傷則取亂侮亡是為屈羣策以共圖奚至無寸功之可論與其待一朝之患始出於茲孰若折千里之衝早為之所若任人而疑疑人而任則聞事不實實事不聞何怪草野之私言動違槐棘之成筭日月逝矣風

變不足慮人言不足從庶幾君子
所畏恭惟某官堪輿間氣社稷世
元回平原黃河之決終風且曠洗咸池
白日之光力調更化琴瑟之弦復享和戎金石之
樂如將道古今而譽德亦可紀簡策以垂功然太
師維垣輔隆興不滿一歲今西平有子相嘉定行
且十年此非門戶之私榮實負乾坤之重寄用藥
莫先於無病止車當在於未奔相亦惟終邦其無
斃如某者拙由地稟猶不時宜獨竊考治亂之原
知當謹幾微之會貧賤不能以達志憂患又從而

熏心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來闕
下願作石祖徠之頌而難言薦之吾相者欲令主
金耀之書謀及乃心則姑願應銅梁之辟等勤大
播盍進小忠敢輸肺腑之微誠盡告腹心之元老
一毫有補萬坐亦甘平津之招賢有三惜難受汲
生之贛洛陽之太息者六實欲全周勃之功

上鄭參政

昭先

干祿選曹未遂斗升之食修容政府率須四六之
文循例之常非頌則禱然古者執可殺之贄而今
則獻無用之言反欺闇人謂有已見輒輟贄山譽

斗之佞移為漚露增海之忠某聞夷夏貴賤名位
不同南北動息機緘相繫兩庭分而漢室弱五胡
擾而晉事多嘗試攷古以驗今恐當制治于未亂
然而內備外禦之計墮在文恬武嬉之中民力中
乾邦儲內滲以人材則弗競以士氣則不揚將多
庸人軍半虛籍縱無敵國之外患已非盛世之遠
圖設有赤白囊之馳必貽赭黃織之慮天大地大
託之真無敵之儒人謀鬼謀當為不可勝之備無
非事者必有先焉折衝樽俎之間固貴矯情而鎮
物銷患廟堂之上要須從衆而廣謀徹去私情力

行實政培植根本振刷精神大勢既張何事弗立
當機不發雖悔莫追執政之猶股肱相尊等耳憂
國之如飢渴公早圖之恭惟某官學本六經氣鍾
五緯涵今茹古曾藏有本之源泉揭德振華身作
不清之玉雪自其不辭小官於州縣之日已知可
以大受為社稷之臣人交惜其用遲帝已嗟於見
晚致身兩社倒指六年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
子任天下之重時則有若阿衡三台色齊萬物氣
吐惟保我子孫黎民之衆則格于皇天上帝之心
如某者鹿鹿無奇魚魚何筭謬墜一第濫厝百僚

惟悴之吟湘濱孰為之地嗟吁而攀蜀道竟失所
天既銜弗洎之悲漫作為貧之仕適之謂材堪之
謂力不足乎揚薦之吾相致之吾君皆非所冀但
願王者之佐每先天下而憂儀圖之莫助之斐然
僭躡其進也與退也惟所指搗

上曾樞密 從龍

讀阿房之賦早累殊知投光範之書今無他覬特
以門墻之舊得觀鼎鼎之新欲輸愚慮之千往抵
賀錢之萬譬諸大海豈有待而增加然在細流固
不嫌於傾寫其聞交鄰有道寢兵固帝王之功制

勝無形銷患在廟堂之上今犬羊之交噬久蚌鷸
以相持殘虜僮甦怒將移於水蟹新酋稍偏殃易
及於池魚至如歸附之民亦是紛爭之釁戰守和
之未決難察察言兵食信之何先宜事事備今徒
懲創已往之失遂致闊略方來之憂本惡張皇事
反流於怠弛初求鎮靜弊乃至於蔽蒙最是民困
易搖仍覺兵虛必潰言之唇腐識者心寒城非不
高池非不深險誰與守飢者欲食勞者欲息怨豈
在明藉令有效死之民亦未見決勝之將外憂縱
緩內蠹已多願察積薪厝火之政亟為徹桑未雨

之計通民氣於士氣參天心於人心收拾羣材快
張衆志戒牧守之伎刻斤將帥之驕殘亟厚邦儲
速蒐軍實無非事者綱旣舉則目張不早圖之枝
未害而本撥和羹固異於濟水同舟况迫於遇風
公輔居兩社之間相尊等耳大臣不四方之慮人
望謂何恭惟某官恭懿而惠和弘深而肅括榮進
素定夙瞻魁下之曰台昭晰無疑豈待日中之見
斗信儒者有益於國見天之將任是人未嘗揚己
以取名殆欲格王而正事自參宥密益懋彌諧古
所謂鄰哉之臣人將責賢者之備誠能歸草茅之

公議置在本朝從而散廊廟之泰和達之溥海此
真漢相矣豈憂匈奴哉上將恨無官以酬公公亦
可有辭于永世如某者竄由氣稟拙不時宜頃因
場屋之文特蒙偉視繼修竿牘之敬又沐賞音回
回州縣之塵落落功名之夢本謂伯樂之旣顧羣
馬可空寧知烏獲之難逢匹雛莫舉竊料黑頭之
宰相亦憐白脚之門生然願廣萬間以庇寒詎敢
私斗升之活涸捲珠簾於未老勿疑驚燕之呢喃
今江水方安流庶遂閑鷗之浩蕩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一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

贅見

見趙茶馬

彥縮 全篇用茶馬事

訪火井於臨邛偶逃水厄望星槎於仙漢行拜月
題尉江湖渴夢之深瞻原隰華鑣之沃伏念某地
寒而根淺年運而骨高斟酌曾中固欠可人之風
味局促轅下粗知範我之馳驅與其包裹供權倖
之鑽不若蹭蹬任風塵之老况乏揮毫之百斛固
應病額之十年懶問蓬萊羣仙之司遂叱邛徠九
折之馭其甘如薺豈必衆嘗言刈其萋願爲君御

恭惟某官雲龍氣局天驥風標架屋桃源三椽
五千之卷乘輶轅道一雄將十萬之雌却笑前丁
後蔡之籠加安得超范軒轅之繳繞加臭味而厚
賓客漫令策兔褐之功盡骨相而遺毛皮諒必察
驪黃之外如某者不持圭璧未洗袴袍特窘城南
晏食之謀遂入冀北暮取之數味已輸於第一價
敢望於倍三草茶無賴空有名敢妄希於湔袞塞
馬未必不爲福或可備於走趨

上魏運使了翁

聞宇宙之大名如瞻喬嶽抱江湖之渴夢今在下

風乏紹介以爲容修辭誠而求見某聞士之任重
固不止獨善其身儒者道高先當知有貴於己若
靡然斷趾以適履必至於舐痔以求車操行既卑
國家何賴有能卷舒之際不爲燥濕所移如蘇文
忠之違熙豐亦不苟同於元祐若劉忠肅之惡章
蔡然非強附於伊川是名蜀珍可重趙鼎觀公氣
象視古等倫茲故賦明月烏鵲之詩亟欲快景星
鳳凰之覩恭惟某官眼高四海曾着千年漢相有
真宜居蕭曹丙吉之冠鄭公所願蓋在稷契臯陶
之良當炙手可熱之時凜掉頭不往之節長卿甫

還於巴路元濟已叛於蔡城神山可巢固自薄蓬萊而不即撓捨未落必欲借荆楚以同功雖卒成孺子之名然已立懦夫之志一麾而出十暑于茲回視獨對三千字之人誰肯甘頓十九年之刃萬牛不能回竝山之重四牡又復勤原隰之馳要路在前聊養韓忠獻之器榮進素定何必王文正之門然海內所以屬望於公蓋天下尚有可爲之事幸昌其志以濟斯民惟功名當久遠之看則富貴乃緒餘之事如某者居貧甚肆從仕難任夫汗漫九垓之期分甘控地逐侏儒一囊之俸豈必鑽天乃遠隨黃鵠之梯蓋願事碧雞之使雖神索於大巫之側當氣蘇於君子之前嗟遠道胡爲來哉幸將在此居是邦事其賢者儻或許之

上任中書

希夷

披雲漢之天章夙見舍人之掾勒山林之俗駕來瞻學士之真極知大匠之門難飭小夫之牘顧無藉手輒用引吭竊聞師儒並世之難類有今古殊時之歎^其昌黎之於太白漫夜夢以晝思陳後山之於大蘇恨江空而歲晚今有文章之伯實在邦域之中公求士甚士之求公旣聞命矣後視今猶

今之視昔蓋往拜之伏念某氣懦弗張骨九難換
一科十年之不補愧在無聞半通五兩之甚甘止
於爲養曾幾何日竟失所天陷皆腐膺僅能逃死
磨肌戛骨奚暇送窮祥琴翕忽以成聲塵甑睚眦
而望賜心口相語但欲從小宰之銓面目可憎未
敢作大鈞之問惟是忍見賢之渴所當修覲德之
恭或聞庸下之姓名已辱暗中之摸索逢人必項
斯之說幾於神比而天同伴直難浩然之呼特以
職親而地禁仰高山之景行感流水之賞音樂莫
樂兮相知安有又傲翰林之理見所見而後去姑

慰不願封侯之心恭惟某官學冠儒纓道航聖蹟
家故雄於四蜀誰敢齒於諸任騎鯨暫駐於九龍
振鬣遂喑於萬馬周情孔思心傳先聖之不傳宋
艷斑香文到古人之未到久於詳試昨乃遄歸士
則快於覩先帝已嗟於見晚能典朕禮咨伯直清
肯從吾兒煩君調護玉堂草罷又吟紅藥之翻金
匱紬餘還對紫薇之伴彼智效一官而不足此身
兼數器而有餘人望一條之冰其容已肅公傍九
霄之月所樂不存豈非爲天子之私人實持公議
行且作清廟之近弼尤佩遠憂今外夷訐阻之時

正中國圖回之日天地亦大矣保邦當在於未危
人物方眇然求才不嫌於太廣與其待倉猝而市
三年之艾不若及間暇而滋九畹之蘭時來為之
天下幸甚某貌無可贅輒誦所聞幽桂遺榛管底
敢累犯嚴之口江梅託桃李但欲薰自潔之香

上吳宣撫獵

祭主簿之竈揆分已庠升侍郎之階見賢有耀末
之藉手率爾修辭竊以平生識元魯山便無他憾
於人見歐陽子乃謂竒逢三復師儒並世難之詩
再歌生世何用早之句江濤如此孰能百斛而獨

扛人物眇然誰可一洗乎萬古疑山川之沉寂恐
宇宙之沈寥適我願兮在此行矣恭惟某官肝膽
一劔精神五兵言行擇君子之中庸德業得賢人
之久大涕唾富貴談笑功名蜀道天高久已放龜
而縱鶴長沙地褊不妨狎鷺而馴鷗新詔祿於壽
宮表眷懷於宣室今天下尚有可為之事無競維
人凡海內所謂不獲之夫豈勝其衆能風霆於庶
物必霖雨於四方天將大任是人恐不免耳道之
將行也命孰能止之某鹿鹿無庸狙狙有志半生
拙學已不計班賞之崇庠一世偉人所願觀道德

於前後騷騷忍渴買買望塵然李生之從事湖南
知會計當而已矣果吳公之召置門下豈遙增擊
而去之

上曾運使槃

一行作吏俗莫俗於簿書六轡觀風華孰華於禮
樂恃在鎔之所鑄忘躍冶之不祥斐然修辭持此
微福伏念某材庠莫亢質窳無竒長鑱掘黃獨之
苗只傷地脉短檠喧綠幕之讀徒損天和苦無計
以養親遂強顏而干祿一科不補漫得雉於喝盧
五技已窮欲著龍而單產騷屑倚門之望卑陬祭

竈之謀趨鎗閣前之鈴僅逃箠楚倚賴天涯之釣
大隔波濤我有二天今既數月幸樓臺之近水盍
桃李之託根薰南豐之香人爭出其門下認西江
之派我未免於鄉人試伸仰首之鳴庸卜終臭之
遇恭惟某官眼高四海筆落九天惟其有之種種
文清之似由來遠矣源源忠恕之傳宜供奉於軒
墀顧驅馳於原隰無波古井浸秀水之芙蓉有脚
陽春轉光風於蘭蕙雲開衡嶽星聚壽沙治不收
聲各使安其田里民無遺便皆自得於湖山六條
遠憺於風稜百吏莫逃於水鏡尚念某頃嘗執贄

處辱賞音無地置錐慙處囊之非穎留渴待井愧
汲綆之不脩與其索大寒之裘不若乞來年之麩
涓人買死馬首亦繫招徠上天不生鶴翎盍歸啄
抱歸投之切敷叙奚殫

上董制置

居誼

四年再累於大鈞非言可謝萬里重瞻於小隊有
喜難名竊聞沒階之趨又須銜袖之贄獵較固難
於違俗效顰安得而成妍伏念某意廣才踈名浮
實淺諸公過聽雖欲挽之振鷺之羣一飽難諳敢
望富於屠羊之肆徒感招徠之厚遂忘跋履之勞

經瞿塘灑瀕之危寸心欲折上梁山桂林之峻雙
脚已低不自意全得至公側就新儒而悼前猛詎
應寄歛退於趨營酬知己而效小忠或可因蹉跎
而束縛茲蓋伏遇某官求士爲國與物爲春網羅
蜀珍旣厚楓柞柎櫨之蓄收拾鄭璞欲置瓌鐵銀
鏤之間况如鄉里之小兒乃是門墻之舊物撰書詞
具馬幣旣加繾綣之誠防瘴癘養形神仍委駢蕃
之况肺腑固知於銘德頂踵何足以酬知其敢不
思稱使令圖惟忠益在元戎所自辟於天子豈欲收
定雀之恩惟先生無圖利於大夫庶或盡犬雞之報

上李侍郎書

捧從事之檄假道不專升侍郎之階見賢有便闕
然藉手率爾修辭恭惟某官心契九秋文燄萬丈
二螭坳處非仁義不陳於王前五鳳樓中有言語
必妙於天下方餘色石忽觸佞山遂橫野水之舟
歸屹中流之柱道之將行也命孰能止之天將大
任是人恐不免耳暫輟北門之鑰來分東梓之符
棠棣之華固已生光於五馬棟梁之器詎應回首
於萬牛會乘閭闔之風亟對呆魚之月某久於竊
蔭甫此望塵異人異書不但慰望梅之渴同姓同

業尚或希按茹之征

見李提刑

至

系成紀之望敢論繼別之宗受月湖之知抑有同
門之契假道得見賢之便修辭為執贄之先恭惟
某官一卅儒宗三朝壽俊田里之無愁嘆幾森畫
戟之香原隰之有光華仍揭繡衣之節使登表著
不究猷為豈惟朝廷賴有德之尊抑使海宇蒙不
知之潤不謂解彭門之組便欲挂神武之冠正恐
蒲輪之迎難遂摘穎之隱即觀詔下入對席前某
又於傾心方止望履雖吾宗之老孫子未知所裁

然是邦之賢大夫或與之進

上梁運使 綸

手捫參井冒希入幙之賓身近斗牛喜見乘槎之
使竊循禮例再具贄緘伏念某不自力田乃謀耕
祿長風引去固應違汗漫之期平地尚多亦可逐
侏儒之俸必欲勇乘灑灑之象幾何不餒巫峽之
魚百丈牽江失勢頓成於千丈萬夫拱手納溝知
耻於匹夫不自意全僅以身免汨俱其出粗見平
生忠信之功痛定而思可為行險僥倖之戒召驚
魂而復幹企英節以修容營吻無竒汗顏有覲恭

惟某官盛名如晝和氣猶春四牡勤原隰之咨三
鑽巴火萬牛回丘山之重共託蘇天人但知河內
借寇之情誰能識閔中留蕭之意邊陲既靜足稱幙
下之冰壺吏道當澄尚託胸中之水鏡特恐魚鳧
之國難稽龍馬之圖會當紀日月之常亟入聽星
辰之履尚念某不辭險遠求備走趨使臣之載馳
載驅或小留於斧繡辟客之且喜且懼尚乞託於
幘幘

代上安撫

去民畝而就吏夙歸坏冶之中聞仁政而受塵今

在幘幘之下必榮榮而在疾難僕僕而望塵逮茲
祥除敢以贊謁恭惟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應
西山之石移果崑崗之玉出識其小者數虎榜之
十年誰其似之扛龍文之百斛付榮進於素定屢
勇退於急流怡然野水之孤舟屹若頽波之砥柱
於皇更化副帝登庸弥綸兩社之間弼亮萬機之
務騰身跨汗漫豈料羣兒之愚濯足歌滄浪少警
衆人之醉假泰階六符之照措長沙千里之平少
留蔽芾之甘棠庸展切磋之淇奧公歸無所即有
袞衣繡裳之詩我儀圖之請繼濃墨大字之頌伏

念某名在屬籍實則寒儒朝齏暮鹽長兀窮年之
燈火夏絃春誦恐孤傳世之詩書方小丈夫偕計
之時適大參政登朝之日對硯中龍蛇之影遙識
璇魁接天邊鴻鴈之行偶聯金榜所恨拘貴賤之
分未由觀道德於前天惠仁侯曉行湘水赤舄几
几雖嘗再拜於車塵素冠纒纒何敢數干於閭吏
賴廩人之繼粟活孝子於寢苫幸周踰月之期敢
廢披雲之敬十年不調或欲爲再命之圖一氣轉
鈞願更使匹夫之被

代見丞相

代朱提幹

齒塵埃之下吏夙感大恩拜雲漢之上台輒裁小
積戴德有丘山之重修辭無月露之工斐然搖毫
滂若流汗伏念某妄庸晚進艱苦早孤念昔先人
固嘗拜龍虎之榜不腆後嗣何敢吐蝸蚓之科然
徒用外家之恩始得塵下士之列頂踵實歸於陶
鑄肺肝嘗切於鏤銘甘辭曹掾之優聊適步兵之
隱經禮三百亦嘗偕計吏之行進士五千獨未中
太常之第猶蒙藏疾獲遂養痾侵尋二考之書瀆
落再命之計然念長伯樂之廐苟不自鳴縱或抱
和氏之珍誰其見賞敢伸九頓首之請併祈一轉

手之仁恭惟某官直大以方清和而任時則有若
伊陟實繼阿衡之覺先公其惟時成周足邁伯禽
之拜後積卜六載更弦之化收七十城憑軾之功
營東函西煩整頓乾坤之手燕南越北知扶持宗
社之心方將恢萬世之基益廣開衆正之路有如
門下桃李之數或堪籠中參朮之儲是能容之非
敢望也尚念某難留冰幕盍返糟丘一氣之轉洪
鈞儻拜成終之賜萬間之庇寒士敢忘報國之心

代上丞相

代趙惟綱劄夫

綴京幕之下僚茫無操挾瞻宰衡之上相敬布依

歸惟其恃我公之如昔賢故敢提孤生而進門下
蓋臯陶之弼舜以翕受為規模至伊尹之佐湯以
旁招為事業下至蕭曹內魏之於漢以及房杜姚
宋之在唐皆因收拾四海之材用能輔成一代之
治載在信史是為元勳至如先正越王之忠實開
孝宗隆興之業張子公服其汲引之量沈德和愧
其用之言不惟國以得士而昌亦是家有達賢
之後故國非謂喬木實倚世臣成績紀于太常益
光先烈恭惟某官忠貫日月誠塞天淵温乎得聖
人之和毅若任天下之重人見伯禽之拜後依然

無驕士之風誰知孔鯉之異聞得之自趨庭之日
垂紳正笏不動聲色強本折衝自得精神齊城既
入於地官周寶乃歸於天府然且厚摠闈店楔之
蓄幾於無毫髮絲粟之遺是乃傳禹稷之心豈但
接韋平之武伏念某強名屬籍本實寒儒既無長
吉之文章又乏更生之學問幼年筆硯燈無太喜
之花繼世簪裳袍已半枯之葉一尉南昌而奚補
再丞廣信以徒勞雖亦蒙臺府之吹噓然終厄銓
曹之選調茲贅負於冰漕實隸役於日畿幸逢大
匠之鈞陶誰非躍冶正恐無言之桃李下自成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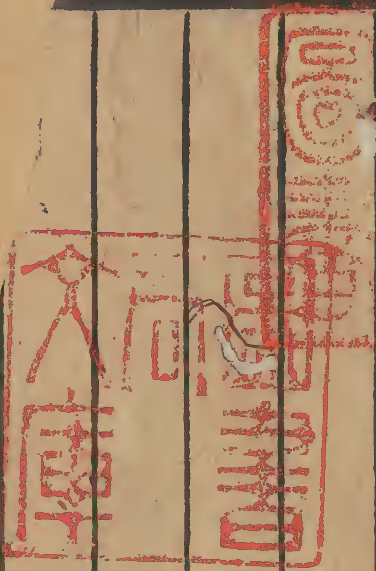
敢因三吐哺之餘輒伸九頓首之懇譬諸草木安
能躋雨露之恩刈爲薪芻亦是報乾坤之造

代上丞相 代鄭司理

觸五嶺之熱叨李掾以終更企六符之光趨槐庭
而執贄旣決鳳凰景星之覩輒謀烏鵲明月之依
修辭斐然犯分愧甚伏念某簪裳墜緒場屋老生
再鼓而衰已蹉跎於壯志三獻不刖乃塵綴於末
科初無進取之狂粗識簡書之畏味我自愛桐鄉
之句謾試弓刀誦人誰送臨賀之詩往司狴犴粗
知勿誤于庶獄初無可折之片言歲厄閏年良勳

故人之念天憐孤迹偶逃新恩之羣竊聞大鈞之
無垠雖占小善而必錄譬猶草木雨露無甘苦之
分雖在江湖潢潦願消塵之助恭惟某官道先民
覺忠結主知聖朝之相頻頻已過中書十四秋之
數闕宮之詩奕奕方開異姓五百年之封無敵知
真儒之功可久見賢人之德問鄧禹而披輿地蓋
將膺萬國之貢珍得伊尹以格皇天詎止俘三朶
之寶玉惟有邦有家九德咸事則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豈以洵故官冗耶願善鄭以勸來者尚念某
固望斗升之活亦希尺寸之垂猶泥在鈞猶金在

銘是金託一陶之造若川作舟若旱作雨諒欲遂
萬物之宜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

